

# 岁月沧桑

共五卷  
卷四

梁山

著

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



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 
China Publishing Group Corp.



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 
China Publishing Group Digital Media Co., Ltd.

岁月沧桑

(卷4)

梁山 著

中国出版集团

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
## 岁月沧桑（卷4）

梁山 著

内容提要：

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一生是那样的坎坷宿命，一对终成眷属的夫妻之间的恩怨却是那样的凄迷悲悯，一段母亲与儿子的刻骨铭心的爱恨是那样感天动地，一座人类文化遗产碉楼的沧桑史是那样的沉重瑰奇。小说布局宏篇以一情字贯穿始终，激情饱满、叙事明快，具有浓郁的南国地域特色，故事跌宕起伏，人物命运坎坷、复杂多变，内涵丰富深沉厚重，尤其是尾卷部分感人至深、催人泪下、撼人心魄，堪称一部近现代中国社会的恢宏画卷、一部人生沧桑瑰丽的史诗。全书共5卷，此为第4卷。

ISBN 978-7-89900-590-3

出版时间：2016年4月

总策划：祁兰柱

责任编辑：晓虹

封面设计：刘艳红

出版发行：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

地址：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甲55号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大楼一层北侧

邮编：100010

Website: [www.dajianet.com](http://www.dajianet.com)

E-mail: [shuzichuanmeiapp@cnpubg.com](mailto:shuzichuanmeiapp@cnpubg.com)

电话：010-58110486

传真：010-58110456

版次：2016年4月第1版

字数：228,414

定价：6.66元

ISBN 978-7-89900-590-3



9 787899 005903 >

## 卷 四

### 第一章

光复之后，谢家琪返回省城广州已经几个月了。这段日子，他时常待在大德路的临时寓所里闷闷不乐。八年离乱，他携着工厂机器设备辗转内地，惨淡经营。在此期间，相伴左右精明能干的妻子陈惠卿捱不住颠沛流离的艰苦生活，身染肺病，一直时好时坏。抗战结束，他先将年迈的老父亲谢友伦送回了四邑老家，而他的继母曾春莺已经在几年前，死于流亡路途上遇到的日军飞机的轰炸中，尸骨就掩埋在异乡。

由于妻子大病未愈，家琪把她留在广西桂林继续养病，自己先行回到省城，筹措复业织造厂事宜。原先迁往内地的老旧机器已被他低价处理掉，他带着资金返回广州，打算在原有厂房旧址上复建自己的大通织造厂。

但是他遇到了麻烦事情，大通织造厂原址厂房已经在抗战中被日军没收，并且有偿转让给一名姓凌的商人经营亚东织造厂，也就是说，已经易主啦。据说那个叫凌锦鸿的老板，在这几年间，生产了大量布帛产品，不少都是替日商加工的，于是抗战结束，他便倒霉了，国府的接收机关说他有通敌资敌嫌疑，特派员公署一纸封条将他的亚东织造厂的厂房连设备查封了。

谢家琪获悉后，立即向特派员公署提交了发还厂房的申请书，得到的却是一而再的推诿，随后，公署建议他去向敌伪产业处理局提申请，而敌伪产业处理局则声明自己只负责敌伪金融机构财产的处理，其他一概不管不问。

皮球来回踢了几下，谢家琪明白了，这些个忙着接收贴封条而迟迟不肯移交财产的官老爷们，无非就是想从中捞取油水。

谢家琪手头虽有一笔钱，却是计划用来购买机器设备的，如果只弄回来厂房，大通织造厂照样运营不起来，他陷入了深深苦恼之中....

新一年的春天来了，羊城的气候忽冷忽热，阴翳潮湿，家琪的心情也恰似这天气一样，他整天待在寓所里，不停打电话接电话，求神拜佛找门路，试图去打通关节。并不怎么宽敞的房间里烟雾腾腾，烟瘾不大的谢家琪已经吸了满地的烟头。他呆呆地站在窗口前，望着马路上过往的行人和车辆，他发现，在这座光复不久的城市里，抗战胜利的喜悦气氛早已荡然无存，从人们脸上看到的更多是焦灼和忧愁无计的表情。那些蝼蚁一般的底层民众，无不在为生活紧张地奔忙劳碌着，而得到的往往多是无奈的叹息和辛酸的泪水。

他记得，就在前两个月，张发奎贴出了一纸公告，中储券废止流通，一律以200:1的比率兑换法币，而实际上，中储券与法币的购买力比值是25:1。广州市民们一夜之间身家大缩水，更有甚者，数月之间，那些毫无信用的法币的币值跳水般直线下跌，通货膨胀日益增长，柴米价格一再狂升不止。难怪市面上流传着这样的歌谣：睇错老蒋，迎错老张，搭错牌楼，烧错炮仗。

唉，真是世事难料呀，谁能想到，和平胜利带来的却是吊起沙煲【粤方言没米下锅之意】呵！莫非这就是，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致么？

铃铃铃....

电话铃声又响起来。

家琪有些懒散地走过去拿起话筒：“喂....”

“谢老板，你很忙么，怎么好几天都没个音讯啦。”

一把娇柔的嗓音从话筒里传出来，这是家琪结识不久的女朋友林碧瑶打来的。

严格来讲，林碧瑶算不上是他的女朋友，充其量彼此关系有些暧昧罢了。

林碧瑶是个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，今年二十二岁，谢家琪原本想聘她当经理室的秘书，可他很快发现，这个姑娘天真得可爱又傻得没头没脑，根本不适合做助手，本想辞退她，可姑娘唯一的亲人——她的父亲已经在战乱中死去，家琪有些不忍心赶走这个举目无亲的林碧瑶，于是便安排她暂时住在西关一间租来的屋子里面。

“等以后织造厂开张后，再安置你的工作吧，你现在不妨先给我当跑腿，每月付给你伙食费法币两万元，怎么样密司林？”

谢家琪征询她的意见。

密司林愉快地接受了，不久姑娘就成为了家琪身边左右形影不离的人。

这几年来，妻子一直患病，加上颠沛流离的生活，家琪内心寂寞空虚得很，有这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在旁边陪伴自己，他隐约感觉到，一丝活力又重新回到自己身上。林小姐投桃报李或明或暗向他献媚卖乖，但三十八岁的谢家琪并没有对这个密司林有进一步的表示，俩人的关系就是这样若即若离。因为家琪发觉，林姑娘还是个生性慵懒怕吃苦的人，外出办事跑腿总是拖拖沓沓，家琪索性叫她歇着，算是粗粗地养起她。

或许，有朝一日——妻子不在了（在当时，肺病几乎是不治之症），只要密司林愿意，她倒是一个当继室的适当人选。

“...哦碧瑶，我这几天焦头烂额呀，要办的事情石沉大海，唉，请你原谅，实在是没时间过来看你。”

家琪微微皱着眉头对着话筒说。

“谢老板，其实我打电话给你，是想告诉你，我昨天在街上碰见我的一个老同学，她邀请我去她家作客，可是、我没一件得体的衣服可以穿出去，所以....我想向你预支一点薪水，不知道行不行？”

林姑娘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。

家琪略一迟疑道：“好吧，回头我派伙计给你送一万块，够了吗？”

“那好谢您啦，要是——老板您有什么应酬活动，让我陪你一块去吧，再见。”

密司林挂了线。

哼，女人呐、尤其是大城市里的女人，没有一个不是经济的动物哟。像密司林，一个刚出校门的学生，事情没干多少，倒先学会了穿衣打扮泡饭局享受。

搁下电话，家琪心里有点不悦地思忖着。

这时候，他新聘的业务助手郭金发匆匆走进来。

老郭四十出头，是个商界老手，之前在几家公司工厂里干过经理，在省城里颇有些关系人脉，家琪请他来是预备做大通织造厂经理的。

“怎么样老郭，事情打探清楚了吗？”

家琪问道。

“唉，乱套啦全乱套啦，政府各个部门都伸出手来接收，人人都想分一杯羹，除了第二方面军的接收委员会外，还有军政部、交通部、财政部、中宣部、农林部、教育部以及航空委员会等等，一大批的特派员老爷来了，有什么就抢什么，相互争夺扯皮，私吞隐匿，敲诈勒索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一句话，就是为了揩油水中饱私囊....”

老郭一叠连声地说道。

“那咱们厂房那桩事情——”

家琪打断他追问道。

老郭一摊双手：“打听清楚啦，经管此事的那个特派员，是军政部派过来的，叫方子燊，口气硬得很，看样子厂房是没多少希望能要回来的啦。”

家琪一屁股坐在沙发上，抱怨地道：“怪不得老百姓都喊这些个五子登科的接收大员作劫收大员哩，都是些自私自利贪得无厌的家伙，我看以后搞不好，国家就毁在这帮贪官污吏的手里头。”

老郭说：“现在讲这些气话都没有用，还是死马当成活马医吧。”

家琪望着他问：“还有别的法子吗？”

老郭倒了杯水喝下，然后道：“刚才在回来的路上，我遇见了织造同业会的理事长老李，他是我的同乡，过去打过交道，我把情况跟他讲了，他说可以给咱们开一张同业会的函件，证明那厂房过去是属于大通的，让咱们当面呈交方子燊。”

家琪思忖片刻，苦笑道：“这是最后的法子啦，虽然希望不大，也得试一试，不过特派员公署我都跑过几遍了，连姓方的一面都没见过呢。”

老郭道：“我打听好啦，方子燊的公馆就在东山附近，是从一个汉奸那里没收得来的，听说还连带接收了一辆车子和一个女人哩，我估计那小子成天都忙着花天酒地享受啦，哪还有时间待在公署里呀。”

家琪将一支点燃不久的烟狠狠地掐灭，嘴里骂道：“公事正事不作为，丢那妈他们还真能心安理得去拿国民政府的俸禄！”

国民政府特派员方子燊的公馆，坐落在梅花村边缘。这是一幢三层的红砖小洋房，它原来的主人是日据期间广州教育局的一名伪官员，本来像这类财产应由教育部出面接收，可方子燊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搬进来就住，还把这名汉奸娶了不到两年的年轻太太也一块据为己有。可没过多久，他就发现那女人怀孕了，怀的却是那个汉奸的种，方特派员一气之下，把这孕妇轰出了家门，让她到监狱里陪伴她的夫君去了。

方子燊今年五十有二，糟糠之妻早被他丢在重庆不理不问了，他来广州的目的，就是要攫取财富，尽情享受一番，以补偿蜗居在山城成天躲防空洞的苦日子苦滋味，苦尽甘来了么。这份美差，可是他花了不少关系银子才搞到手的。小财不出大财不入，既然如此，现在该轮到他来摘甜甜果啰。

到目前为止，他已经用封条封存了四条货轮、五处房产住宅，六七间工厂企业，还有大小十余处的商铺，这还不算搜刮来的或者受贿得来的不计其数的金银珠宝和钱币。他并不觉得满足，因为跟有些接收大员相比，他还是小巫见大巫，他把贪婪的愤愤不平的目光盯在他们身上，恨不得把那些令他垂涎不止的东西统统夺过来。

方特派员是南方人，自称何总长的小同乡。沦陷前他不过才是军政部下属一个机关的小科长，抗战八年，他在后方卖力地替上司倒卖物资搜刮民脂民膏，展现出大胆狠辣的手段，得到了主子的赏识，加上他不凡的溜须拍马功夫，终于官运亨通，晋升到局一级官员，并如愿以偿当上了接收大员，得到了一张飞往花花世界的机票。

他已经暗自盘算好了，手头上封存的那些财产，一部分上交给上一级作为进贡之礼，一部分作为继续盘剥敲诈的资本，最后一部分则据为己有。他也明白，那些封存的敌伪财产中有相当部分的归属，其实是模棱两可，可以灵活处置的，但解释权既然掌握在自己的手里，那就好办啦，对方要是识相磅水【粤语行贿送钱之意】的话，是可以考虑发还业主本人的，否则就得没收充公！他心里给这些东西都一一标好了价码，而且还是不二价。

前些天，亚东织造厂的老板给他磅水来了，可方子燊并不满意，因为对方出的价跟自己心里的还有不少差距，于是他派人将凌老板拘押起来，老东西终于慌了，又出了一点血，还把一件尤物送上门来了。

这尤物就是他的姨太太——三十岁不到的宋曼云。

宋曼云抗战前夕还是一个初出道的小演员，在一部电影里演过一个小角色，日本人来了，电影公司散伙了，为了生活，她当上歌厅舞女，在她彷徨无着之际，凌老板看上了她，把她收为姘妇，宋曼云凭借着姿色和小聪明，逐渐在社交场所崭露头角，成了一朵交际花。在她的交际援助之下，凌锦鸿从日本人手里获得了不少的订单，原本不太景气的织造厂又活了，且获利不菲。宋曼云也由姘头晋升当了姨太太。

可惜好景不长，日本人垮台啦，接收大员们的封条查封了亚东织造厂，凌老板还以汉奸嫌疑人的身份被带走。凌锦鸿一咬牙，将这最后一张牌打出去，让自己的姨太太去侍奉国府的特派员大人。

刚刚打发走了汉奸孕妇的方特派员，眼见又来一个身材曼妙风骚过人的少妇，自然是不会拒绝这份送上门来的艳福。于是乎，爱群大厦的舞厅，新华、金星戏院，南园、文园、大三元、陶陶居等等这些高级娱乐场所食府，无不留下他俩缠绵的身影和足印。

他坐拥着别人家的姨太太，却并没有释放男主人的意思。这个尤物他还没有玩够，还不舍得物归原主哩。宋曼云也好像乐不思蜀，早将自己的夫君忘到爪哇国去了。她晓得，旧时代已经结束，新时代已经来临，良禽择木而栖也是人间通行的法则，自己必须与时并进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。

这天午后，小洋楼卧室里，身穿睡衣，午休醒来不久的方子燊，正懒洋洋地低声哼着流行歌曲，脑子里考虑着今晚的节目安排。

“达令....”

一双纤纤玉手轻轻捂住他的眼睛。

随即他的鼻子闻到一股浓浓的玫瑰花露香味，一缕秀发痒痒地厮磨在他的后脖子上。

“我的小心肝，你又搞啥名堂呀，又想要我猜你用的香水吗？不用猜啦，准是美国货。”

手松开了，宋曼云笑盈盈地凑近他面前，娇滴滴地道：“错啦，这回我没用香水，用的是香胰子，嘻嘻，认罚吧，大老板。”

方子燊轻轻一戳她光洁的额头：“别想蒙我，你身上的香味我都闻过一百遍了，香水和胰子涂在上面的气味，我分得清楚。”

宋曼云一歪脑袋笑道：“那好吧，你再猜猜，我身上抹了几种香水，分别抹在哪儿了，猜中有奖，猜不中就认罚，可不许赖。”

方子燊眼睛一眨，笑道：“阿云，你除了从我这儿要这要那，还有啥玩意可以奖给我的？”

宋曼云咯咯笑着打了他一下：“你个坏蛋，淫虫，莫非是已经吃饱了想一抹嘴巴走人了是吧。”

方子燊伸手捏她的屁股一把：“饱了还会再饿，饿了还想吃，宝贝儿。”

宋曼云轻轻刮一下他脸上那个赤红色的难看的痞子，娇嗔道：“把我当成什么了，哼，我也要吊起你这口沙煲。”

方子燊斜睨着女人S型的曼妙身材，心里不由得把她跟前面那个女人比较起来。无疑，他更加喜欢宋曼云，这个女人善于发嗲调情，让他心旌摇荡情欲亢进，

而那个教育局汉奸的老婆则是被动型的一味顺从摆弄，这种不善风情的女人是很容易玩厌的。

方子燊其实更迷恋荡妇！

他又想起昨天晚上在爱群舞厅尽情狂舞的美妙情景。呵，灯光闪烁迷离，身边香风袭人，怀里美人在拥，心中装满了无限的期待，当舞步旋转到高潮一刻，那种几乎灵魂出窍的快感真是无与伦比的爽快啊。他当时甚至希冀，今夜的这一刻一直持续下去，直到天亮....哪怕明天命丧在这醉生梦死的温柔乡里也值呵！

啊，人生是什么呀，不就是食色娱情、歌舞狂欢吗！

方子燊历来是信奉享乐主义的，至于什么三民主义理想等等，那都是拿来哄骗老百姓的。千里迢迢来做官，无非为了吃喝穿！古往今来有本事的人、能够成为人上人的人，莫不如此！

今宵的欢愉，不就是老天爷对他这八年来忍辱负重、苦心钻营的回报么！他，是绝不会辜负苍天对自己的厚爱和眷顾的。草民们的叫骂、文人舆论的攻击，对他方子燊而言，不过是些跳梁小丑制造的无足轻重的噪音罢啦，只要侍候好顶头上司，自己往后照样能官运亨通飞黄腾达！

“哟，发什么呆呐，难道你真的老啦——精力不济了吗？”

宋曼云挑逗地娇声说道。

方子燊一眼望去，女人身上那件蝉翼般半透明的罩衣的扣子已经剥开两粒，丰满的乳沟赫然在目，雪白的胴体若隐若现，仿佛有一根看不见的绳索，在无形中牵引着他的手，伸向了那个几尺之遥的尤物身上....

就在两具皮囊快要黏合在一块的时候，房门被人敲响了。

“谁？”

“老爷，有人求见。”

佣人在外面禀报道。

“什么人呀？”

方子燊不耐烦地问道。

“好像是同业会的两个人，说有公事求见。”

方子燊有些扫兴地思量片刻，然后道：“好吧，叫他们到客厅坐吧，我一会儿来。”

这两个在不恰当时间造访的客人，正是手持织造同业会函件而来的谢家琪和郭金发。十分钟后，方子燊出现了，他看了谢家琪递上来的信函，当即明白了这两个讨厌的客人此行的目的。

他心里有一股说不出的无名火，可又不好当场发作，他瞪了那个糊涂的佣人一眼，然后压抑一下情绪，冷冷地道：“就为这件事呀，应该到特派员公署谈嘛，怎么堵到我家里来啦。”

“方特派员，原本这些事情都是应该到公署找您的，可是、您这些天很忙，在公署根本找不到您呐，所以才冒昧前来打搅....”

家琪说道。

“这份信件能够说明什么呢，我代表政府查封的是敌伪财产，仅仅凭一纸同业会的证明信就把厂子移交给你，简直笑话！”

方子燊绷着脸道。

谢家琪感觉眼前这个人已经近乎蛮不讲理了，他晓得这个官僚正是因为依仗的是国家机器，说话的口气才如此强硬，权力机构对平民向来是俯视的，生死予



夺全在他们乐意与不乐意之间。不过看样子，今天这事情多半是办不成啦。

谢家琪心底掠过一丝失望透顶的悲哀。

“方特派员，如果亚东厂的确属于敌伪财产的话，机器设备政府可以没收去，但厂房应该发还原主呀，我们并不是要求移交所有的东西嘛。”

老郭在做着最后的努力。

“政府办事是有一定程序规章的，难道本特派员还需要你来教么！眼下亚东到底是不是敌产还有待甄别清查，原主是何人也同样需要调查，不能仅凭你们一面之词，懂不懂！你们擅自跑到我的公馆里来办这事，本身就有碍公正，会给外界造成错觉，说我方某人徇私枉法网开一面，我是国民政府的堂堂特派员，凡事都得秉公执法公事公办。这事就不用再说了！”

方子燊烦躁地一挥手结束了谈话。

就在他俩快快地迈出方公馆门槛准备离开的时候，客厅传来了女人娇柔的笑声，郭金发回头看去，一袭旗袍裹身的宋曼云扭着肥硕的屁股，袅袅娜娜地走到方子燊面前，伸手将他重新拉入里屋....

“这事彻底没指望啰。”

出了公馆，郭金发对谢家琪说道。

家琪点点头：“是呀，这个姓方的连一点商量余地都不给。”

“问题还不光是那个姓方的，咱们的对手连美女计都使出来啦。”

“老郭，你指的是——”

“瞧见没有，刚才公馆里的那个女人，知道她是谁吗？她原来可是凌锦鸿的姨太太宋曼云，这个老凌大概是为了保全自己和亚东，把自己的枕边人都贡献出来喽，真是用心良苦哟。唉，有那么风光就有那么折堕，过去这些年他从日本仔那里发的财，看来都得全吐出来啦。”

谢家琪道：“原来是这么回事，我还以为那个女人是原先这房子的女主人哩，姓方的还真会享齐人之福哩。老郭，那个凌锦鸿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，真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汉奸吗？”

老郭叹口气：“沦陷期间，像他这样的商人多着呢，在商言商，难道有钱也不挣吗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呵，这生意圈里的人又怎能跟日本仔撇得清关系呢。至于这个凌锦鸿嘛，其实人也不算坏，在这一行也算是个老行尊，以前在业内口碑一向都不错的，讲起啸日大哥的名号来，谁人不晓得呀。”

“哦，他就是——凌啸日吗？”

“那是他的原名，后来日本仔来了，他那个名字多少含有不敬之意，加入汉奸商会之后就改成了凌锦鸿。”

谢家琪闻言叹了口气。他自己在刚进入这一行的时候，也是听说过凌啸日这个名字的，当年此人是织造业圈内一位声誉良好的前辈大佬，那时候谢家琪还曾想去拜访他，只可惜缘悭一面，未能如愿。

唉，若不是迫于无奈，这位凌先生大概也不会与敌伪打交道做生意吧。可见，人生在世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此言不虚呵！

谢家琪不由得替凌锦鸿感到几分惋惜和伤憊。

从方公馆回来后，郭金发又替他出了个主意：直接向肃奸委员会举诉凌锦鸿，只要凌锦鸿的汉奸罪名成立，他就不可能要回亚东厂，以后再请求政府发还厂房的申请就有可能被接纳。

通过郭金发在织造同业会的关系，他弄到了亚东织造厂在沦陷期间向日本商

人供应产品的证据。不过，是否真的举诉凌锦鸿呢，谢家琪还有些犹豫不定。

他的道德良心与现实利益之间产生了矛盾纠结。

平心而论，像凌锦鸿在沦陷期间的那种无奈之举，还是可以理解的，厂房也是他出资从日本人手里买过来的，这个与自己素无过节的前辈如今尚被拘押，如果再去举诉的话，对他而言无疑就是雪上加霜。

可是不这么做的话，万一那美人计获得成功，凌锦鸿解除拘押，亚东织造厂发还给他，那一切就无可挽回了。

家琪犹豫了几天，现实利益的考虑最终占据了上风。

他委托郭金发将材料送交了肃奸委员会。

一周后，一个自称是跟国民政府广州肃奸委员会柴主任相熟的人找上门来。

那个三十来岁、满口烟屎牙的精瘦男人，身穿一件中山装，彬彬有礼地递上自己的名片：白新民 国民革命军先遣别动队行动科长

谢家琪闹不明白这别动队跟肃奸委员会有什么瓜葛关联。他将名片递还此人，旋即表达了自己的疑问。

“啊，谢老板，这个您就不懂啦……”

白新民一屁股坐下来，翘起二郎腿摇晃着侃侃而谈：“我们先遣军呀是第一批进入广州接收政权和财产的人马，不知——您有没有听说过桂招章桂老板的大名哩？”

“桂招章？那不是汪逆的海军次长吗？”

谢家琪冲口而出道。

“嘿嘿，那是从前，如今他已经是蒋委员长的人啦。兄弟我就是在桂总司令手下办事的。肃奸委员会的柴主任兄弟认识，说实在的，他们手里的人犯，还都是咱们先遣军移交过去的呢，您说能跟咱们没关系吗？”

谢家琪愕然了，如此说来眼前这人数月前可能就是一个汉奸呀。如今摇身一变又成了国府的人，并且还负责逮捕自己过去的同类！

咳，世事变化真是太快啦，令人意料不到的事情太多啦！

“那——你能帮我什么忙呢？”

谢家琪试探地问白新民。

“谢老板您不是想钉死那个姓凌的，要回自己的厂房吗？”

白新民不慌不忙地点燃一根烟问道。

“你有办法？”

“只要把姓凌的钉死，您那厂房自然就能够要回来。兄弟我包搞掂。”

“你怎么搞掂？”

“嘿嘿，这个——”

白新民用拇指和食指做了个点钞票的手势道：“只要谢老板您肯花这个，就没有搞不掂的事情。实话说吧，兄弟我有个同乡，目前在省政府供职，在罗卓英主席跟前能说上几句话，此外，肃奸委员会的柴主任和我们的桂总司令也是老朋友啦，要在肃奸委员会里办啥事，也就是一句话，兄弟绝不是吹牛，昨天晚上，我还跟柴主任几个人一块吃过饭哩。可能您不知道，上个礼拜，运通轮船公司张老板的家人来找我，他的两条货船被财政部专员查封了，人也叫肃奸委员会拘押起来，真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，兄弟我，只花了三天时间就替他搞掂啦，轮船发还，人放回家，嘿嘿，当然啰，磅水讲数【粤俚语行贿之意】是少不了的，还有，明光火柴厂的李老板也是求的我，事情正给他办着，估计过两天就妥当啦……唉，您不晓得，这年头办事也不容易，那钱都不是白花的，这里面神仙菩萨多着

呢，到处都得烧香磕头，什么二方面军接收委员会啦，中央各部委啦，还有特派员公署，敌伪产业处理局、肃奸委员会等等等等，个个都瞪大眼睛呢，闹不好这里的封条刚揭开，另一张封条又贴下来，有时候一个单位的移交，就得转好几道手，甲给乙，乙转丙，丙又给丁，雁过拔毛，谁都不放过呀....”

初听白新民的夸夸其谈，谢家琪第一反应此人很可能就是一个骗子，可听他一路说下去有鼻子有眼的，又不完全像是一个骗子，倒像一个颇懂些内情的人。他有些犹豫了。

“白先生，照你的意思，我这事情要搞掂，得花多少？”

谢家琪问道。

“您这事情嘛——”

白新民沉吟片刻道：“特派员公署、肃奸委员会、还有省政府上上下下都得打点到，如今法币贬值太快啦，人家都不稀罕，恐怕得有条子开路才行，我估摸着至少得有这个吧。”

他竖起两根食指做了个交叉手势，接着道：“另外还得再付一些港币才稳当。”

谢家琪暗暗吸了口凉气：“十根条子还外加港币！”

不过他还是稳住情绪，假装思考地道：“这个么，容我再考虑考虑，实话讲，兄弟我还另有一些门路，虽然说也得有开销，但好歹要比较比较，斟酌斟酌。”

白新民一副明白事理的样子说：“说得在理，做生意都得比较掂量嘛，不过这年头骗子不少，花了钱办不成事的大有人在，您可得想清楚了，千万别所托非人呐。话说回来，您就算这次不找我，也没关系，买卖不成仁义在么，交个朋友，日后也多一条路子....我过几天再来听您回话。”

送走了白新民后，谢家琪跟老郭商量后认为，不能信任帮衬这个家伙。一来对此人的底细不太清楚，不放心，正像白新民自己所讲的那样，如今骗子掮客满街都是，说不准就有贼喊抓贼的哩。二来他说的数目也太厉害啦，谢家琪无论如何难以接受。于是他决定再等一等，看看肃奸委员会那里的情形如何再做下一步打算。

过了一个星期，身穿笔挺的西装的白新民又来了。

“怎么样谢老板，考虑好了吗？”

谢家琪故作轻松地笑笑：“我有一个朋友正给我疏通关系呢，虽然不一定准成，暂且试试看吧。”

白新民也笑了笑道：“您这位朋友该不会是忽悠您吧，我昨天可听说了有关这个姓凌的一些情况。”

“哦——是吗。”

家琪装作不太感兴趣的样子应道。

“听说您的举报信件被肃奸委员会搁置在一边啦，特派员公署那里有意在近期内释放那个姓凌的，还把产业发还他本人呢，这是兄弟我从一个朋友嘴里亲自打探出来的。”

白新民不紧不慢地道。

“真的吗？”

谢家琪掩饰住内心的不安问道。

“嘿嘿，这就是美人计枕边风的厉害啰，人家可是连自己的女人都倒贴出来啦，英雄难过美人关嘛。”

谢家琪心里一凛：看来这个白新民颇知内情呀？

失望之情迅即涌上心头，唉，腐败的政府腐败透顶的官僚，虞之奈何呀！

“哼，近来物价飞涨社会动荡不安呀，连淘粪工和仵作佬都闹起罢工来啦，他们说沙煲就要吊起了，要求加薪，那些个被查封的工厂工人也跟着起哄要上街游行示威，政府为了减轻压力，打算解冻一部分工厂，让他们尽快复工。至于解冻谁家，还是上面说了算，也还是那句话，谁给好处多就先解冻谁。据说那个姓凌的也出了血本啦....”

白新民瞅着他说道，他嘴里的烟屎牙丑陋地上下翕动着。

谢家琪如同一只热锅上的蚂蚁，在大街上奔走着。既焦灼万分又无计可施。如果白新民所讲的属实，他的大通织造厂的复建计划就要泡汤啦。但如果出重金去行贿的话，那购置设备以及周转资金又将短缺，这无论如何也是不成的。

马路上走过一群群衣衫褴褛的失业工人，他们愤慨地叫嚷着，引来路人目光的关注。谢家琪暗自感伤：唉，其实，我的处境又能比他们强多少呢？如果工厂恢复不了、坐吃山空的话，不出数月，我谢家琪也许也会沦为一个一无所有的穷光蛋哩！

想到此，他心情格外的沉重，满腔牢骚急欲找人诉说，他举步走向逢源街，打算找住在西关大屋里的林碧瑶解解闷。

在长堤江边，他迎面撞上一个多年未见的老朋友——郭大少郭锦昌。

两广事变以后，谢家琪便与郭锦昌断了联系，一晃已有十年。

郭大少却似乎没太大变化，眼神依然挂着几分忧郁与不羁，他身穿中校军装，敞开风纪扣，脑袋上没戴军帽，嘴唇上蓄着小胡子，虽然发福了一些，可还是那副浪荡大少爷的作派。

郭大少一把拽住家琪，俩人一块上了就近的大同酒家。郭锦昌如今在二方面军的一个机构里干着一份闲差，他了解到家琪的难处后，拍拍胸脯道：“我认识二方面军接收委员会的人，你要想搞掂那事，我来帮你出面。不过丑话说在前面，拜佛烧香、打点神鬼的银子可是少不了的，就说这个大同吧，之前的冯老板跟日本仔合资经营，光复后被视作敌伪产业查封啦，嘿嘿，现在这个老板谭杰南，就是花了十万块上下打点疏通才把它给弄到手的。老弟，怎么样？”

彷徨无计的谢家琪，偶尔捞到一根救命稻草，怎能不心动呢，面临眼前的困境，他也只好咬牙搏一搏。

接下来这一个月里，郭锦昌没少出力去打通关节，可也不停地伸手要这要那。最终，谢家琪付出了八根金条、四万港元的代价，总算把亚东搞到了手里。

他盘算一下，虽说代价高昂，好歹也算有一些意外收获。厂房连同一部分机器设备一块移交过来，省去了重新购置的花销。

谢家琪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，不过他也笑不出声来，毕竟出去了那么多白花花的金银哟！

后来他才知道，之所以能够如愿以偿夺回了厂房地盘，还跟凌锦鸿的暴死有关。

方子燊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，口气有所松动，而宋曼云也不失时机地抛弃了凌锦鸿，飞上了方子燊的枝头上，面对着肃奸委员会的指控以及产业归还一再遭搁置，在众叛亲离中沦为了孤家寡人的凌锦鸿绝望地选择了自杀，在看守所里用皮带结束了五十九岁的生命....

一张草席卷埋了凌锦鸿以后，厂房归属的问题就变得简单多了。

就在谢家琪收回了厂房一周之后，从广西传来一个不好的消息：他的发妻陈惠卿病亡了。

谢家琪匆匆赶到桂林，把妻子的遗体运回广州....

等他妻子的后事忙完了，另一桩令他不那么开心的事情又发生了——密司林碧瑶向他辞职了。

原来，在他忙于争夺厂房以及处理妻子后事的这段时间里，女学生找到了另一份更适合她的差事——给一个重庆飞来新上任的权贵当胜利夫人，据说，这还是她那个老同学兼闺蜜给扯的皮条。由于国民政府明令各级官员不得纳妾，所以她只好屈就充当地下夫人，也就是俗称的二奶。好在密司林的父母已经双双亡故，不可能从棺材里蹦出来阻拦痛骂自己恬不知耻的女儿，而林碧瑶又是个好吃懒做的小女人，没多少心计和野心，这个角色其实还是蛮适合她干的。

密司林给谢家琪送来一纸辞职信，第二天就搬离了西关大屋履新当二奶去啦。

经过一番折腾之后，孑然一身的谢家琪，疲惫地坐在布置一新的厂房办公室的皮沙发里，长长地叹口气，他有点茫然了，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应该高兴还是忧愁？

## 第二章

且说四邑抗战期间，谭添和喜红领着三四十名喽啰躲进大山沟里，日子过得虽然有点艰难，倒还算平静。谭福投靠日本人当上伪乡长后，曾托人带口信来，叫他们到水潭镇去。喜红懒得去，谭添也不愿意去。他明白，大哥虽说是个乡长，可依仗的是日本仔，一切都得瞧人家眼色做人，他不甘受制于人，更不希望被人戳脊梁骨。

后来，谭福被梁耀荃领着村自卫队杀掉的消息也传到山里。红姑耸耸肩不置一辞。谭添给大哥设了个灵堂，拜祭了几天。他记得清楚，自己的父亲兄长都是死在望合村那个姓梁的手上，这个仇迟早还得报！

大灾荒年，穷人的日子难熬，走投无路前来入伙的人也多起来，喽啰数目几乎翻了一倍，难题也来了：能吃的东西越来越难搞到手。

那年，喜红领着人大闹县城抢了一批粮食，随后不久便招来两个县警察大队的联合追剿，山里头待不住，他们领着六七十号小厮又溜回了塘步镇一带。

喽啰们打算向镇子附近的村民敲诈劫掠，谭添制止了手下。他觉得兔子不吃窝边草这个规矩还得守着，在自家的地盘不得人心，就好像没了伪装的兔子窝，很快会被端掉。为此，他专门跟小厮们强调自己订下的禁规：不抢当地人，不抢穷人以及鳏寡老人，不滥杀人。

红姑再添加了一条：不许奸淫女人。

谭添点点头：“对，今后谁要犯了规矩，轻者三刀六洞逐出山门，重者处死！”

这些年来，谭添红姑领着的这股土匪，对地方的危害不算严重，老百姓对他们也并不十分痛恨，个别在困境中受过谭添接济的穷人甚至还对他感激涕零，主动帮他跑腿通风报信。谭添每次向大户们摊派勒索时，也总会考虑到对方财力所能负担的程度，不至令其倾家荡产。但是若果对方不从，与自己对抗或者见了血，那就成了仇家，再没有任何商量余地，只能白刀子进红刀子出。

谭添此人，平素不赌不嫖不抽，闲来喜欢拉拉胡琴、编编嘴讲几句闲话，当着面，他从不叫底下人称呼自己为爷，只喊大当家或者添哥，他对他们也一律以兄弟相称。平常吃饭时，他也爱跟手下围在一块，边吃边聊。办事基本都能做到一碗水端平，喽啰们觉得他比谭福好相处，所以日子虽清苦些，也没人离开他去

投奔别处。

谭添在处理自己与二当家红姑之间的关系时也异常谨慎。他晓得喜红痛恨自己父兄，还曾对自己有过些许暧昧念头。几年来，他对这个女人始终保持着充分的尊重和适当的距离，他知道，这个外表依然妖娆的女人，其实是一座活火山，弄不好她身上爆发出的破坏能量那是相当惊人的。可这女人那一手绝妙的枪法又是他所需要的，有这个厉害的婆娘在，可以很好地助自己一臂之力。

两年前，谭添找了个三十出头的寡妇做自己的姘头，她的男人和孩子都在饥荒年饿死了，谭添收留了这个姿容普通的妇人，并让她平日多关照亲近红姑，陪她说说话解解闷。这样一来，既断了喜红对他残存的念想，也使得他和她之间的关系较以前融洽了不少。

实际上，谭添心底深处，仍被一个女人牢牢占据住。那个女人就是他二十年前的恩人，也是三年前被他亲自送下山去的何凤懿，谭添是那样的爱慕她思恋她，却又不敢面对她。这份情感并未随着时光流逝而淡薄，反而越来越醇厚....谭添甘愿做她的守护神，毕生去敬仰眷恋她，默默地思念她。思念，是一种精神上很好的享受与消遣，可以消磨许多寂寞无尽的岁月，这份注定不会有结果的牵挂，伴随着谭添度过了年复一年难以胜数的空虚无聊的日子....有时候，他真的十分懊恼自己为什么偏偏生在谭家——成为一个贼王的儿子！

这份情感埋藏在他心里，埋藏在琴声中，只有在那如泣如诉绵绵不绝的琴声中，才能得到酣畅淋漓的抒发，而这份思念的乐韵，也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听懂....

这些日子，谭添和喜红商量想要搞点粮饷，他们把目光锁定在距此六七十里庙头镇。庙头镇不太大，总共百十来户人家五六百口人。那里虽曾被日军占领过，可目前已经没有兵力驻守，镇上只留下一个维持会，由几个大户和十几个乡丁支撑着门面。

已经打探清楚，镇上最大的一户是姓谢的，主人名叫谢满赓，五十来岁，还当着日军委任的维持会长。谢家的家宅甚为坚固，两层的楼仔屋旁还修有一座五层高的炮楼，另有七八条长短炮（即长短枪），外人轻易进不了他家。

不过探子还带回来一个情报，谢满赓这几天准备娶一房妾侍，届时会在家里摆上几桌喜宴，镇子上几个大户人家的老爷，也会去送贺礼喝喜酒。据探子讲，谢老爷的这个小妾名叫李金凤，原先还是小镇附近村里一户人家的妻子，生得颇有姿色且嫌弃自己男人没本事，这个不安分的妇人偷偷跟谢老爷勾搭上了，她的男人慑于谢满赓的权势，只得忍气吞声戴上了这顶绿帽，可谢老爷并不满足跟李金凤做露水夫妻，于是他给了李金凤的丈夫两千元，算是为情妇赎了身，然后择吉日娶进自己家门。

谭添哼了一声道：“这对不要脸的狗男女，这回吃定他谢家啦！”

阴历六月八日，是个黄道吉日。这天下午，谢老爷家门里门外张灯结彩一片喜庆气氛，几十名亲朋好友登门道贺，谢府的客厅和院子外面摆开十余桌宴席，几名衣着光鲜的家丁堆满笑容，殷勤地站在院门口迎接镇上来的宾客高朋，身材肥胖的谢满赓老爷穿着长袍马褂，满面春风地坐在厅堂接受着一份份的礼品....

原本这种夺人妻子的风艳丑事是颇受诟议的，婚事不宜如此张扬，可李金凤不依，非得风光显摆一回，谢老爷也寻思自己在此地堪可一手遮天，料定无人敢乱嚼舌头，还能借机搜刮点财礼，于是发话看着办。

夕阳西下，客人都到得差不多了，院门一关，酒席即将开始，谢老爷正要关照点燃一串长鞭炮，忽然间，从挨着院墙的炮楼顶上掷下来几包炮仗，噼噼啪啪

地在宾客人堆里炸开，慌得客人们乱作一团。

谢老爷正要扬起脖子骂炮楼上不识好歹的家丁，猛然看见五层高的炮楼顶上站着几个陌生人，手里挥舞着长短炮，高声喝下来：“下面人都听着，我们是过路向你家借银子的朋友，要钱不要命，速叫你家谢老爷来答话！”

“坏啦是贼佬！”

宾客发出一阵惊恐的叫喊声。

原来是土匪趁炮楼上的看守一时不备，悄悄摸上去制服了他们并占据了整座楼。从上面居高临下，两层高的楼仔屋以及院落完全被他们控制住，一切抵抗都是徒劳的。众宾客吓得脸色发青，纷纷望向新郎官。

谢满赓双腿颤抖着问道：“几位....好汉朋友，不知你们光临鄙人家宅，所、所为何事？”

土匪头谭添大声道：“听说谢老爷大喜，我们特来道贺，讨杯酒喝，请谢老爷先打开院门，让我们兄弟进来吧！”

面对着头顶上黑洞洞的枪口，谢满赓踌躇片刻，也只得答应：“好....好，请好汉稍等，我即刻命人打开门....”

谢满赓有气无力地挥挥手，叫家丁们开门。

两扇厚实的院门一开，几十名手持刀枪的喽啰争先恐后涌进谢家大院。

这时，轮到站在炮楼上面的谭添愕然了。因为他发现，冲进大院里的还有不少面孔陌生的汉子，很显然，他们是另一个山头的土匪！

“丢那妈，有人来截胡【麻将语截取成果之意】！”

旁边的二当家喜红骂了句。

俩人匆忙跑下楼。

的确，盘踞在附近的另一股山贼也盯上了谢家大院，领头的不是别人，竟是谭添和他死鬼老爹的老冤家——光头悍匪岑老二！

这个光头岑原本是邻县大山里的土匪，自从十几年前流窜过来，就屡屡跟马岭村作对，抗战这些年，岑老二一直也在四邑各处游荡不定打游击觅食，饥荒年间他手下的喽啰还一度增至上百号人，去年，他竟冒险到日占区抢粮食，结果叫日军和华南军打得大败，折了一半人马，龟缩回山里。

谢满赓这块肥肉，也是他垂涎已久的了，只不过他也没料到，竟会是两拨人马同时咬在一块肉上。

两股闯进来的土匪一时间在大院里几乎要当场火并，谭添喝住手下，冷冷地问道：“朋友，搵食也得讲个规矩嘛，那炮楼可是我们拿下的！”

岑老二粗声粗气地道：“凡事都讲个先来后到，老子盯上这家不是一天两天啦，若论这个，你还应该让给我们！”

喜红当即骂道：“死剩种【粤方言骂人的狠话】，你是属蟹的么，打横走呀！”

岑老二也被她骂火了，喝道：“哪儿来的臭老举【粤语婊子】，敢惹你二爷我，看你是不是不想活啦！”

说着将手里的驳壳枪指向喜红。

红姑手下的亲信黑仔七也把枪口对准岑老二，眼看着两股闯进来的土匪即将在谢家展开一场厮杀，谢满赓慌忙打躬作揖道：“二位....二位好汉姑奶奶，万万使不得呀，今天、是谢某的喜庆日子，凡事都有个商量嘛，你们手里的家伙一开火，大家可都一块完啦....弟兄们出来混，不就是图个财吗....”

谭添开口了：“还是这位谢老爷明白事理，依你看——打算怎么办？”

谢满赓结结巴巴地道：“弟兄们一路过来都辛苦啦，何妨先坐下，饱餐一顿，

歇歇脚，万大的事情都好说、都好说呵。”

土匪们望了望满桌的美味佳肴，忍不住咽着口水，回头瞅向各自的当家人。

谭添瞥一眼岑老二的光头说道：“既然都是道上混的，谢老爷也是一番盛情，朋友，你说哩？”

岑老二一捋袖子：“好，那就先吃完再说！”

说着他把驳壳枪往腰里一插，毫不客气地坐在主宾席上，夹起肉块塞进大嘴里。谭添和喜红也随即就坐，两拨喽罗们争先恐后抢占位置，胡吃海喝起来。新郎官谢满赓坐在谭添和岑光头之间，诚惶诚恐地堆起笑脸，胆战心惊地陪着吃喝。

岑老二灌下几杯酒后，一拍谢满赓肩膀：“你不是说办喜事吗，你老婆人呢？”

谢满赓心中咯噔一下，惴惴不安答道：“她她、身子不舒服，先回娘家去啦...”

“屁话！”岑老二一把揪住他的衣襟，“哪有新娘子在酒席上就溜回娘家去的？！合家铲你个衰仔不想让老子看，老子偏要瞧瞧。来人，去把新娘子给我拉出来！”

两名喽罗丢下啃了一半的鸡腿，冲进屋把藏到床底下吓得面无人色几乎尿了裤子的李金凤揪出来，推到岑老二跟前。

“哈哈，老东西，你还真有眼光呀，小娘子长得正呵，嘻嘻。”

岑老二摸摸发亮的脑袋流着口水夸道。

“这个...这个，她是个已经破了身子的二手货、正牌的割猪凳【粤语尅夫命之意】，只因为、她男人死了才改嫁过来的，这是真的好汉...”

谢满赓颤抖着嗓音使劲造谣踩贬李金凤。早已摸清底细的谭添笑了笑，懒得去点破他。

“好哇，我光头就喜欢破了身子嫁了人的媳妇，那样够味道，黄花大闺女老子还不要了，这个女人，还有你家里的银元财宝统统借给我，那些田地房屋全给你留下，以后绝不再来打扰，你看好不好，嗯？！”

岑老二瞪着狼眼恶狠狠地说道。

“好...好...”

谢满赓带着哭腔点头。

两拨土匪一百来号人用一顶轿子抬着抢来的李金凤以及谢家的钱财，趁着夜色一路来到了两边头领都曾经熟悉的塘步镇马岭村，决定在此分赃。

抢来的女人归岑老二，这没问题，可在财宝分配上出现了争执。喜红觉得既然女人归了对方，财宝就不应该再平分，光头佬顶多只能拿五分之一或者四分之一，因为怎么说制高点是自己这边拿下来的。岑老二不答应，他主张财宝一人一半才公平。

“要公平也行呀，把那个小媚妇撕开，一人一半吧。”

喜红说道。

“丢那妈...”岑老二骂了一句，他随即按捺住火气道，“要不这样，那个女人我先让给你们大当家睡几天，我再带走，财宝平分，公平了吧？”

“哼，睡几天就能顶一摞财宝呀，兄弟，莫非她那臭屁比金子还要贵？”

谭添嘲讽地说道。

喜红的破锣嗓子接茬道：“就是，要想公平，我看先让今天有出过力的弟兄们个个都享用她一遍，然后再归你，怎么样？”

岑老二故作姿态地一撇大嘴巴说：“老子无所谓，只怕那样一来，就得慢慢等啦。”



喜红讥笑道：“你要是耐心等，我们自然也无所谓，反正山上也有白米饭给你吃。”

岑老二眯起眼睛：“吃就吃，这地方老子以前不是没待过，丢那妈住这一辈子都行！”

喜红冷笑道：“哼，除非你和你的手下来入伙，不然的话，想都不要想！”

岑老二一咬牙：“你以为老子不敢么，老子要是入了伙，谁来当老大，是我吗？”

喜红呸了一口道：“你一个蛮汉子，何德何能，配当老大吗！”

岑老二怒道：“臭老举，轮到你来寒碜老子，你只配给我当马来骑！”

喜红柳眉倒竖杏眼圆睁：“丢你老母，姑奶奶立刻阉了你，叫你王八蛋变成一只死公鸡！”

说着去摸腰里的枪，谭添摠住她道：“这位兄弟开的是玩笑，何必计较哩。”然后转头对岑老二道：“朋友，咱们都是在刀尖上过日子的，要想当老大，没有真本领可不行，兄弟你说一句戏言倒无妨，若是当真，嘻嘻，你敢在这里当众比试比试吗？”

刚才谭添在一旁察言观色，心里忽然冒出吞并对手的想法，他故意用一招激将法来刺激这个莽夫。

岑老二当然也想吞并对方自己来当老大，于是他一拍胸脯：“好，我光头佬牙齿当金使，既然话说到这份上，今日咱们就比试比试，老子要是输了，给你当跟班，可你要是输了，这两拨人马的老大就由老子来干，好不好？”

谭添拍拍手掌道：“爽呵，我就喜欢兄弟你这样的痛快人，咱们就来赌赌运气吧，三盘两胜，怎么样？”

岑老二一捋袖口道：“好，我看咱们就比拼拳脚功夫吧，谁先倒地算谁输！”他瞅着谭添的身量自信对方不会是自己的对手。

谭添摇摇头：“不好不好，拳脚无情，万一有个闪失不好办，以后也容易结下仇怨。”

岑老二挠挠光头：“那比什么好？”

谭添说：“比三样吧：枪法，上刀山，下油镬。”

岑老二也是个粗中有细之人，他寻思，这三样都是对方提出来，料想必定有几分把握，于是他说：“上刀山嘛还得扎蜈蚣梯，麻烦，不如改为趟火海简单，怎么样？”

上刀山他见识过，心里虽不怵，可也没底，害怕万一有闪失。

谭添笑着点点头：“好吧，咱们一言为定！”

岑光头用自己那双粗糙的大手攥住对方略显瘦削的手掌，捏了捏道：“兄弟，愿赌服输，绝不许反悔！”

第二天一早，太阳刚爬上山顶，两拨土匪一百几十号人齐刷刷聚集在马岭村后那片空地上，见证这一关系到谁将担当他们今后共同的掌舵老大的比武。

阳光透过薄薄晨雾洒在每个人的肩上头上，空地上鸦雀无声一片寂静，众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手捻香炷、对着天空念念有词地祷告着的谭添和岑老二身上。喜红站在人群前面，她冷眼瞧着岑老二那发亮的脑袋，心中默念着昨晚上跟谭添商量过的话，准备一会儿拿出来对付那个光头佬。

焚香祷告仪式完毕，首先要进行的比试就是趟火海。

二三十步长的空地上堆了一地焚烧过的木柴火炭头，吱吱地闪着亮光、冒着